



百家笔会

茶韵采香

□王珏

煦风吹拂,放眼望去,浮光流翠,绿坡如毯。每天清晨,茗儿就背上自己的小竹筐,跟着芸华姑姑采茶去。

茗儿是茶山养出来的孩子,从小就跟着大人在茶田采茶。当地的小孩从幼年起学着采茶,一个个像小豆包似的,绕着茶垄满山跑。自然,掐采、折摘、入篓、盛装,一样一样都得熟悉。茶山一年四季云雾缭绕,万物安然,在茶山长大的孩子,是被采茶的童谣和故园的清幽滋养的,一双眸子清明如水,眼神里都装满了光。

当地的老人都说这里的山水好,茶也养得好,大片大片的绿涂在垄埂上,青翠欲滴的茶芽挤满了树梢头,馥郁的清香浸润了满山的花。

一日清晨,雨后初晴,村外的茶田尚泡在雾蒙蒙的湿气里,几条垄埂连绵交错,留下一道道螺青色的痕迹。茶田已褪了几分寒意,氤氲在暖阳的柔和里。茶树枝繁叶茂,



闲庭信步

不老的田野

□吴志发

田野像一幅多彩油画铺在大地上,又似一块巨型磁铁,牢牢吸引我的目光。稻田披一身金黄色衣裳,丰收雨景扑面而来。我静立石拱桥,心儿荡起了波澜,思绪悠然穿越时空。

“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我也曾和乡亲们一样奔忙在这方田野。一季又一季的稻谷,滋养着家人们茁壮成长。那些年,小肩膀挑起秧苗,光着脚丫晃悠悠行走在湿滑的田埂上。田地里,男男女女头戴斗笠,卷起裤腿,弯腰翘臀,啪嗒啪嗒,争先恐后地插出一条条嫩绿色的直线。有些人是父亲请来的亲邻帮工,日后他们缺人手时,以人力或牛力偿还人工。

我把秧苗一扎又一扎抛至插秧者身旁,秧苗落地的一刹那,手榴弹般的埋怨。春日播种下的稚嫩秧苗,经父亲多次看水和精心施肥除

草之后,到了盛夏,便长成金灿灿的早稻。

夏收时节,初下稻田一两天,臂膀便被火辣辣的阳光晒脱一层皮,夜里灼痛感缠身。农忙无闲人,家人们分工明确,我每次负责搬运,即把割下的稻谷抱到肩顶,一捆又一捆地扛至打谷机旁。卸肩时,稻谷须堆放整齐,便于打谷者快捷拿取。我对利齿繁多的镰刀心怀恐惧,唯恐割破手指,只好认命于蛮力活。而镰刀在父辈们手里似长了眼睛,咔嚓咔嚓,一割一个准。脚踏式打谷机摆放在离稻田最近的陆地上或旱田里,我在突兀的稻头丛中往返往返,深一脚浅一脚,不时得走几道田埂,趟条小水沟,爬个小土坡。为了不被尖谷外壳刺得痒痒痛,我穿起长袖厚衣干活,白色汗渍圈点点凝结于衣面。

夏收完毕,紧接着就要犁田,为播种晚稻做准备。犁田重活全由父亲一人包揽,为了赶工,他常与时间

赛跑,天蒙蒙亮便赶着牛儿下地。偶尔,我与父亲一同早起,他肩挑犁具,我手牵老黄牛。当牛嘴被套上“牛笼口”,意味着正式开始犁田。犁铧所至,新泥片片翻滚而起,泥鳅乱跳,鸟儿叽喳觅食。一次,二哥哥犁田,把握不住速度和深浅,犁得东倒西歪,却怪罪牛不听话,罚它拖着犁铧站于田中暴晒,自己早早溜回家休息。父亲狠狠数落他,并急忙赶去田间,牵牛至阴凉处吃草喝水。耕牛也是重要劳力,定要善待它。

若田地偏远,午餐自带饭菜,父亲常夜色朦胧才歇工,母亲便匆匆提着马灯沿道寻来。露天吃饭时,“欢声田野间”的趣味感爆棚,食量倍翻,似乎青山绿水和虫鸣鸟叫皆可当爽口的下饭菜。

石桥拱下,小溪弯弯一路欢歌,荡起浪花朵朵。不知名的花儿随风摇摆,股股清香轻轻拂过脸庞,身心顷刻陶醉在秋日芬芳中。我移步稻田,俯身近观,眼中全是饱满的稻穗。忍不住伸出手,托起几株细细掂量。稻谷结实的小身子在微风中相互碰撞,倾诉田野之美,奏响丰收赞歌。

浮动参差的碧瓦。偶尔有一两只燕子从枝丫间窜出,一不小心碰掉了一串绿。

芸华姑姑正在竹房里忙着做茶饼,手掬一捧茶叶,细细揉捻,仿佛在雕刻一件艺术品。茗儿则帮姑姑晾晒鲜叶,她把茶叶均匀摊放在竹筛上,晒成一片青色。经过采茶、蒸青后,茶叶已经微微发干,被卷紧成茶条或者搓成圆饼状后,用石磨一压,等个一周左右就制作好了。茗儿很喜欢芸华姑姑身上清浅的茶香,这香会让她的回忆起阳光雨露的味道,回忆起父母温暖的怀抱。

“有人在家吗?芸娘,茗儿,我妈让我送点炒青绿茶。”屋外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清脆得好像百灵鸟的歌声。

“姑,好像是眉依姐姐来了,我去瞧瞧。”没等芸华姑姑回答,茗儿便溜烟儿跑出门。眉依穿着一身蓝靛色的衣裳,站在门外,浅笑盈盈,朝奔跑过来的茗儿招手。

“别急别急,先顺顺气。这是炒的春茶,你待会儿拿回去和芸娘尝尝。”眉依语气温柔,轻抚着茗儿的背。她眉眼明净,面容恬淡,如远山含黛,一泓秋水。

两人第一次见面,还是在傍晚的茶田,那次茗儿第一次独自去茶田,挎上编织的竹背篓去找仙女,结果在那片茶海里,她迷路了,像没头苍蝇般乱窜,累得瘫倒在地上。当路过的眉依发现茗儿时,她趴在田埂边的青石墩子上睡着了,小圆脸红扑扑的。往后,茶农们在田间地头唠家长里短,还能笑谈起小姑娘的事儿。

不过,两个孩子这下也算相识了,加之眉依的父亲和茗儿的父母都在外地打工,闲暇之余,眉依母女会送些炒茶来,茗儿姑侄也会准备些茶

饼作回礼。两家人你来我往的,一来二去也熟络不少。

“眉依姐姐……那首歌你可以再教我唱一遍吗?”不知为何,茗儿脑海中突然浮现出父亲带着自己劳作归来时的背影。紧紧箍在他头上的竹斗笠,压得沉甸甸的背篓,被汗水浸润的发丝,还有被夕阳印红的脸颊,一帖一帖,像老日的照片,在茗儿眼前一闪而过。

“茶树青青绿叶娇,我们和茶树一般高。迎着朝霞采茶来,追着晨风快快跑……”眉依清唱着歌谣,茗儿也大声地跟着唱——这是《少先队员采茶歌》,是城里来支教的老师教的。稚嫩的歌声在溪谷里萦绕,铺满了生命的回音。

茗儿的印象中,母亲喜欢一边采茶,一边唱歌,一句一句,唱给路过的风儿听,唱给折成纸船的云朵听,唱给漫天的朝霞听。茶歇漫山,凝脂梳翠,歌声都蘸取了一抹茶香,酝酿成清欢诗意。轻轻薄薄的白纱帽儿盖在母亲头上,细细纤手伸出,拨弄着茶尖。两根细长的辫子随着她采摘的动作一上一下地翻飞,连带着红头绳一晃一晃地,犹如翩翩起舞的蝴蝶。

草木萌,雪裁香,一垄垄的茶园顺着山势绵延不绝,茶农们时不时穿梭在茶树间,巧手一翻,一片片翠绿的嫩芽就那样轻盈地飞入竹篓中。采茶间隙,几个人隔着十来米的距离,互相喊话,有些人兴致一来,索性扯开嗓子唱山歌,山野空旷,欢声笑语回荡在溪谷。也许,采茶对他们而言,不仅是一种谋生手段,更像是一种生活方式,是某种不可撼动的精神支柱。

以前,茗儿听母亲讲,家乡的茶山是仙女的山,这位仙女法力无边,

她轻轻一挥手,就能够铺开茶山重重叠叠的绿;这位仙女善良美丽,默默帮助辛勤劳作的茶农,她走过的处虽不能带来金银珠宝,但也是余留茶香,让人心旷神怡。

独自前往茶田的那天,坐在松软的泥土上,茗儿曾向仙女许一个愿,梦里,一家四口在茶田采茶,父亲搬出竹椅,惬意地摇着蒲扇,母亲则背着年幼的自己,哼着不知名的童谣,一声一声,叩响童年的记忆。芸华姑姑总过了好一会儿才姗姗来迟,端着蒸熟醉醅好的茶饼,绵软的香甜撬动了早已按捺不住的食欲,滑入心脾。三两句闲谈,每个人都眉目含笑。

“茗儿——茗儿——”芸华姑姑的叫嚷声传入耳畔,茗儿才从回忆中惊醒。

“原来你和眉依在这儿聊天呢,我还以为你又靠着哪个石墩子睡着了。”芸华姑姑抿着嘴偷笑,惹得茗儿有点不好意思。赶忙拉过眉依,岔开话题。“眉依,过几天你跟阿姨来我家吃饭吧,姑姑最近又做了新鲜的茶饼,保证你们满意。”“你这孩子可真会说。”芸华姑姑戳了戳茗儿的额头,有些哭笑不得,“不过眉依,要是你们要来做客,姨肯定欢迎。”“真的?那我可要尝尝芸娘的手艺。”眉依的眼角流露出几分期待,在亲近的人面前,她才会略微褪去小大人的底色,稍稍露出几分农家孩子的天真烂漫。

“一轮红日出东方,满山茶树披新装。茶树棵棵绿茵茵,茶叶片片嫩又香……”晨雾袅袅,东方的鱼肚白一点一点地浸染天空。采茶人沿着茶田缓缓漫步,薄雾渐渐融入竹山,水汽慢慢蒸发,渺远的歌声处处沉淀着生命的温存,一点点地照亮了孩子们纯真的眼眸。

天涯诗海

立冬, 焐暖月色的温柔

(外一首)

■ 谭哲胜

苍凉的诗句也是一抹月色 无论是农村的立冬 还是城市的立冬 中间都是一个被焐暖的月亮 我日夜密谋,火烧连营 攻陷一节流水 而你 却稳坐中军,静守月亮 开花 任我的诗句一泻千里 淹没人间 而此时 立冬却焐暖月色的温柔

立冬,一首嫣然的歌

立冬,是一首嫣然的歌 此时 每一粒米都已归仓 每一只麻雀都已回到屋檐 一些记忆开始慢慢爬上 枝头 看太阳一点点撤去心头的火 只留下农民脸上的光 风与水的笑 此时 野菊还在山里摇曳 独自撑起一份冷艳 落叶在枯萎与搬迁之间 保持了平衡 带着落叶归根的风韵 歌唱

失眠

(外一首)

■ 张升航

晚上喝了几口咖啡 竟失眠了 体内的咖啡因像疯了似的 不断扼杀瞌睡虫 捉弄我的神经/ 它们寄居在身体各个角落

跳跃,狂欢, 编排一场兴奋的盛会 血液里流淌的是 高低起伏的音符/ 而我,只能 望着月亮 被迫参加

感冒

被迫参加盛会后 我倒下了 大脑像个酒鬼一样 昏昏沉沉发错指令 身体变成了太上老君的 炼丹炉 由内向外散发着火焰 我找不到芭蕉扇 只能采用外水内调 扑火,降温/ 没多久,火渐渐熄灭 无穷的水不时从皮肤溢 出 滴到大地,流向河流 随时等待指令 去拯救另一场心火

四季回音

晚秋

□涂启智

化。原野之上,高天之下,一群鸟儿以“巡航速度”向山林、向天边、向看不见的远方……缓缓地滑翔。悠闲自在,潇洒流畅,浑然忘我。尘世一切喧嚣聒噪与宁静淡泊,繁华热闹与寂寞冷清,似乎都与其绝缘,都不能动摇其心志,也无法左右其情绪。

白云蓝天之下,有滔滔不绝的河流。岸边护坡,有台阶蜿蜒而下,许多居民下河洗衣。洗衣人甚至踱水至河中央,让身体肌肤与哗哗流淌的河水亲密接触。河道中有一字排开供洗衣人坐的平整光滑石头,以及搓洗衣服的青石板。“朝霞岸上照,清泉石上流”。霞光、白鹭、河流,还有载有鸫鸫的小船、戴着草帽或者斗笠的渔夫,汇成清晨河畔“交响曲”。洗衣女们置身这幅光影画图中,远远望去,举手投足分外妖娆,俯仰之间楚楚动人。 晚秋时节,大自然处处流光溢彩,美不胜收。季节的轮回,让晚秋的韵律在歌唱中沉醉。

亲情家事

母亲

□崔立

的是两个人的感情,真的没什么必要……

楼下一对老夫妻,在离过道不远处烧纸钱。一阵风吹来,楼道里到处都是纸钱烧过后的灰。老夫妻傻眼了,不知怎么办才好。母亲路过,看到了那些散落在楼上楼下的灰。她微笑着,不着急,我来处理。母亲去取了扫帚、簸箕,一层一层地扫。来回倒了4次垃圾,母亲把楼道扫得比原来还干净。老夫妻俩满脸感激。母亲后来,老夫妻俩年纪大了,腿脚不灵便,自己比他们年轻。

母亲的微笑,像是一抹暖阳,在生活中时常闪耀——

那次,母亲在家里拖地板不慎扭到了脚。休息了两天,我搀扶着母亲,到小区的街心花园中散散心。一路上,邻居们看到走路歪歪扭扭的母亲,都走过来嘘寒问暖。她们的眼睛里流露出关切之情。“大姐,还是要保重啊”“阿姨,您伤多久了?我有个治扭伤的方子”……大家簇拥着母亲,母亲在她们之中,脸上微笑着,像盛开的一朵花儿。

在后海村

(外一章)

□吉才惠

夕阳的余晖, 亲吻着后海村, 久久不愿离去。

海边村落, 一幢幢民居, 粉墙黛瓦。幽深的古巷, 绿叶轻拂, 冲击着我的视觉, 仿佛徜徉在江南水乡。

藤海街道, 时光在青砖石板上流淌, 静静地诉说着一帘幽梦。

此刻, 一些念想, 宛如浪花一样, 在我的心里盛开。

夜幕降临, 渔火闪烁, 它不停地呼唤着远在天边的星星。

起风了, 对你的思念, 一浪高过一浪。很想告诉你, 你来或不来, 我依然在这里, 深情地守候……

又见道旦村

那一年, 初闻你的名字, 我很是惊讶, 心中浮想联翩。

在你的身边, 生活了许多年, 可却咫尺天涯, 素未谋面。

阳春三月, 春风发出真诚的邀约。于是, 我与你初次见面。幸福的滋味, 瞬间填满了心间。

深秋时节, 浓浓的秋意, 醉了我的眼。多日不见, 你别样的美丽, 灿烂了我的世界。

夕阳西下, 我牵起你的手, 在金色的田野上, 一起听溪水潺潺, 互诉衷肠……